





# 2020清明节诗歌专辑

## 绿棉袄

■张春华

这是一位祖母曾为自己准备的庄重的仪式的一部分  
紧接着是准备黑裤子和一双薄的蓝底小皮鞋

窗外雨露的水形始终保持晶莹的秩序  
时光偷偷潜伏在祖母的额头陌生的耳语来自星光的指引

## 越来越轻

■李祥玲

父亲，春回大地  
我越来越轻了  
像露水 微凉  
喜欢在夜里生长复活

而你多么希望  
我像那些秋天里的浆果  
饱满 甜蜜 多汁  
可你不知道，这些年  
我用眼睛兑换了多少雨水  
因为想念，越来越沉默

## 清明

■戴卫

隔着一个墓碑的距离  
洒落一地的多是两行清明雨  
雾起苍茫，多少音容也茫茫  
脚步踟躇三寸枯草  
整个春天都在摇晃

这个日子  
手指可以拨皱一池湖水  
还有目光可以错过满天繁星  
可再也摸不到您的前额  
那丝银发啊，还在风中飘散吗？

## 清明的雨声

■空瓶子

浮石漂在岸边，被节奏拍着  
看见你用脚尖和它们  
骨头越来越轻  
我睡眼一只醒的花喜鹊  
唤来乌鸦  
把一个死者名字  
拖到雨中声



# 回忆我的爷爷(散文)

■胡晓雄

爷爷，好久没见了。可能在您的印象中，我还是那个憨态可掬、总爱在您身边磨蹭的小孩。记忆里您总带着一副老花眼镜，慈眉善目的模样特别有绅士风度，我们背后都偷偷叫您老帅哥。

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，您常看着我洗一家人的衣服，用老式洗衣机洗几天，尤其是把湿重的衣物一件件拧干，累得妈妈腿酸痛得几乎散架。您瞧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夸妈妈是个孝顺勤快的媳妇，既要上班，又要做家务，十分不易。爸妈上班忙的时候，您就帮着做饭、打扫房间，您自己的贴身衣物都尽量自己清洗。现在好了，用自动滚筒洗衣机一按按钮，不到半天，全家人的衣物从洗净到晾干，妈妈都是袖手旁观，轻轻松松，一点不累。

在您过世后，我们搬了两次家，每次都要扔掉一些旧物件。但您那把长竹躺椅虽斑驳失色，却依然珍藏着。慵懒的阳光照在躺椅上，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，小手扯着您下巴上的白胡子，小脸蹭着那粗短的胡茬，听您讲那些光荣史。在解放前您就参加了地下党组织，辗转生死边缘，缺少粮就嚼树皮草根，在战斗中追寻曙光，毫不动摇坚信革命必胜。您说不忘过去

的艰难，才更能体会到今天幸福的可贵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生活好了也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作风。

爷爷，您的话我们铭记于心。您患病时看起来云淡风轻，像没事一样。“孙，爷爷不久要见马克思了，去跟他做个伴。”“爷爷，您还要陪我呢，去那干嘛！”我撇着嘴，却偷偷涌动着担忧与伤痛。那会儿，您已经看不清是书报了，还是让我放学后选取时政要闻或典籍故事读给您听，听着听着就疲倦地睡着了，醒来若发现我在身边，又要我接着念。还说爷爷老了，孙就是我的眼睛啊。我背过去湿了眼眶，偷偷流泪。

又逢清明节，您已离开我们多年。也许，您真的见到了马克思，和他畅谈革命理想；也许，您潜藏于世间某个角落，默默地祝福和保佑着我；也许……只是我再也不能到您和可亲的面庞，再也听不到您温柔可亲的声音，再也尝不到您做的饭菜，再也无法聆听您的故事、您的教诲……

斯人已逝，唯有承其志、继其行，方能安抚悲魂，立身于天地之间。就让我借清风和明月，表达对您爷爷简单而深沉的思念吧！

# 扫墓记(散文)

■晓雪

每一次到达坟头，父亲都会毕恭毕敬地点烛、上香、化纸，并喃喃地说着“爷爷、婆婆，看你们来了哈！”“过节了，妈你拿这些钱买喜欢的东西哟！”之类的话，仿佛那厚厚的黄土丝毡挡不住话语的传递，仿佛故者只是生活在土地下面的另一个家。

父亲扫墓有一个特点，给亲人烧纸的同时，总不忘给旁边的坟也烧一沓。父亲说，他们在地下相聚做伴，感谢这左邻右舍相互照应。那个年代，墓里人连照片都难得有一张，也没有墓碑刻写姓氏内容，但听着这些称呼，我还能清晰地感受到那坟头里躺着的都是血脉相通的亲人，那一片隆起的土堆里都是曾经鲜活的生命。

年边的母亲在三线走到一线，把扫墓作为一种责任延续。是在父亲走了之后，那时，母亲已在县城居住，但每到清明前，她总会执意回老宅去扫墓。母亲扫墓的特点，就是在节日到来的前十天左右去。她说，过节嘛，地下的亲人们也要提前买东西准备，那祭拜当然也得提前。

母亲这一代人对老家有着执着的深情和固守。父亲走后不久，母亲便开始筹划在爷爷婆婆、公婆公墓的坟前扫墓。虽然母亲与故者没有直接血缘，但她笃定地认为，既然是自己丈夫的计谋没实现，那作为

妻子的她就要想尽办法去完成。两年间，母亲从县城到老宅往返几十趟，克服交通不便、运输困难、石料难采且经济不富裕的窘境，硬是咬牙完成了夙愿。看着土堆前立起的墓碑，看着刻写的一代一代人的名字，看着生命一代代的传承，母亲更觉扫墓的责任重大。

1998年清明前夕，还在休假的我突然接到部队命令，当即决定陪母亲回乡扫墓后再走。不料在次日返途中，乘坐的班车冲出路基，幸亏翻到一块麦地里才没掉进河沟。可母亲多处受伤，肋骨断了好几根，住院治疗加居家静养，令母亲受了不少罪。

车祸虽然给母亲留下了伤痛和心理阴影，但她也从没中断回乡扫墓。20年来，母亲总会在清明、春节等节日前回去扫墓祭拜。随着年龄增大，母亲越来越容易驾车，又不愿吃药和吃药预防。那些年，回乡的班车一天只有一趟，每到节前总是人满为患。为坐到尽量靠前的位子，母亲便每次提前两小时去占座位。那条近30公里的山路，那辆拥挤不堪的班车，见证了个个老太婆双手抓着扶手，一会咬紧牙关，一会紧闭双眼，一次次颠簸着回乡扫墓的辛苦。中途下车到老宅近4公里的土路上，也一次次留下了母亲背着青囊提着香烛的身影……

## 一杯清酒里

■梅蓝

落向春深处  
枯叶尽显的不是秋色  
它与疯长小草形成强烈反衬  
而映山红，灿烂得难以想象  
此时已到清明

多么应景——  
灰蒙的天空，细密的雨线  
行色匆匆的路人

在人间，你耗费着多少年月  
隔着远远的光阴  
把所有思念，融进一杯清酒里  
每一张晃动的脸，何曾有  
被泥土隔绝

## 不管清明有没有一场雨

■朱平

如今坟头有了大田里除了禾苗  
黄土还有几丛艾草  
大田里我知道是即将  
消失殆尽的白耆漫长得  
和前给我的一生一世痛苦  
您哪里知道如今的青山绿水  
起了疫情连我也差点归入尘梦

天空中的燕子徘徊不定  
它们好像寻找什么  
我无语独坐  
从一个陌生地方归来  
举目而行也一直在寻找  
却找不到我的故土

## 清明记事

■娜夜

我亲吻着手中的电话：我在浇花  
你爸爸下棋去了  
西北高原上  
八十岁的母亲声音清亮而喜悦  
披肩柔顺

我亲吻1971年的全家福  
一个家族的半个世纪……我亲吻  
墙上的挂钟：父母健康姐妹安好

我亲吻了内心的残雪冰渣  
使孩子和老人脱去笨重棉衣的暖风  
向着西北的高天厚土，深鞠一躬！

## 清明

■金克

柳条青绿的时候  
清明就到了  
总有一些冷清的魂  
揉碎思念  
撕裂曾经陪伴的岁月  
生息的疼  
几茎纸，一缕烟  
在雾濛濛的眼中攀升  
轻转生死边缘，缺少根就嚼  
树皮草根，在战斗中追寻曙光，毫  
不动摇坚信革命必胜。您说不忘过

## 老人与草

■刘广

她锄了一辈子草  
把命运都埋进了土里  
后来，化身小草  
跟人闲说几句心里话

## 清明辞

■张二棍

村边，新添了一座坟，埋着一个  
善良的乡村医生。我记得，这个  
慷慨又温和的鲜活。清明了  
有几个乡亲，来这里祭拜  
仿佛这些活下来的病人，已经成为了  
他的后人。他们带着祭品，仿佛带着病  
一样，又一次来看看  
这个，已经安息的医生

## 魂归

■张客

河水必定要流过的村子  
是家乡，他只在那里回来  
担水劈柴，吻她后  
在花香气里离开

抑郁的夜  
在咀嚼没有趣味的干草  
春风被阻困在山那边

人有灵魂，亲人们看得见  
她一边织补黑夜  
一边在台边烤心头的雪

## 香水的味道

■李琦

母亲年迈  
已不再忌讳谈论死亡  
她越来越糊涂  
却常有奇异之想  
比如，她知道  
她如果去世，我会在清明节  
去墓地看她  
哎呀，那一天人会很多  
她开始焦虑：我眼神不好  
会不会认不出你呢

## 清明

■郭莉

这是我第一次写到清明  
因为下雪  
春天的雪薄而多情  
每一踏上它她就会疼  
只好在窗前数她的伤口  
心头滚过泥泞

风在吹动  
把我吹成石头  
她睡，到石头上坐坐吧  
我已经把它擦拭得很干净  
不落一片雪花

## 清明

■步云

我们越走越矮  
矮于草  
矮于蚂蚁  
矮于一场轻轻一刻  
就吹散影子的风  
那些已越过尘土的人在  
这个日子  
又长高  
高于膝盖  
高于半世  
高于他们曾矮过的  
一些事物

## 清明这一天

■林莉

我们是从山下回来，带着某种  
完成祭奠仪式的疲惫和忧伤

此时，旷野里油菜花闪耀  
两头牛，轻甩尾巴，咩叫一声

荒地上，农人种下了花生  
那些饱满的种子在萌长

总是这样，时光寂寂从容  
万物生，重叠着万物消逝

昨日的泥土里长出了现在的草木  
去年的山岗等来了今年的人

如果将来在这一天，细雨初停  
有谁来访我不遇，请勿勿悲伤

# 迟来的春天(散文)

■刘歌

迟来的春天，风有约，花不误，已然桃花盛开。这个最美的春天，依然是我们熟悉的、最喜欢的模样。一时间，大地仿佛处处都是草长莺飞、落英缤纷的桃花源。漫步这片桃园，桃花簇簇，桃之夭夭，深红浅红一般可爱娇柔。多想揣上一朵桃花，簪在鬓角，轻轻地闭上双眼，捕捉它的清香，聆听鸟儿、蜂儿的欢唱，感觉自己，也在春天里发芽和绽放。一树一树的桃花，重重叠叠，灿若霞霓，在向着我招手，致意，倾诉……所有爱桃花的人儿，会不会与你们重逢桃花树下，你是春风，我是桃花？

那个风流才子、洒脱不羁的唐伯虎是在哪片桃林中“桃花仙人种桃树，又摘桃花卖酒钱”？那个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女子，是否最终与有情人，花好月圆人长久？那个葬花的林妹妹，她的桃花行“胭脂鲜艳何相类，花之颜色人之美。若将人比桃花，泪自长流花自媚。”是多少心碎终虚化！春风什么时候把这一片片桃花酿成了酒？瓣瓣桃花映照那红的面庞，此时此刻，语语酒意谁与共？曾经年少那个比翼齐飞的约定，春风十里，你早已展翅远去。万水千山，桃花灼灼，桃花树下，已醉了我的心和眼眸。桃花朵朵开！但愿人长久啊！记忆里那棵桃树要么是两棵或三

棵，生长在房前屋后，或是田边地角，平时默默无言，直到春风来了，春寒未了，忽然一夜间就点亮了山村的早晨，伴着鸡鸣狗吠，伴着鸟儿鸣啭，惊醒了早起的眼晴……而这里的桃花，西古楼桃的桃花，它已不再是一棵两棵、十棵百棵，它成了一片又一片，一坡又一坡、一山又一山，漫山遍野，绵延不绝的都是桃花。这里的桃花已经不是含羞带俏的绽开，你看那红的桃花，粉白的桃花，它们是无言、憨意、憨态地绽放，在春风里招展，在春雨里撒泼，在蜂蝶前炫耀，蓬蓬勃勃，如火如荼。没有见过这么多多的桃花，没有见过这么震撼人心的美！令人眩晕，令人呼吸加快，令人想尖叫，而尖叫声却如此苍白。又退一波的红色浪潮涌到眼前，一逼至车后，再跟着又一波浩浩荡荡的粉色花海又涌涌而至。眼前，远方，目之所及全是桃花，只觉得空气中的甜香，桃花风情万种的暧昧，早已弥漫了心扉……心爱的人啊，漫山的桃花好像你曾经明媚的笑颜，像你那红透的脸颊，更像你那让我沉醉的怀抱。此时此刻，相思已无药，而你，是否还记得我？又是桃花开，春风十里，不如你！就让我在这桃花盛开的地方，把所有思念化作诗行和音符。

家乡的小路是一条普通的乡间小路，一头连着家，另一头连着诗和远方，连着梦想和未来。这条小路我不知道走过多少回，没有统计过，也无法统计。我从这条路小路上向远方，走向未来。而今离开家乡很多年了，很久没有在小路上奔跑，没有在小路上徜徉，没有在小路上仰望天空的白云，可是小路点点滴滴、酸酸甜甜时萦绕在心头，出现在梦里。

小路曲折蜿蜒，顺着山坡蜿蜒而上，直到半山腰的吊脚楼。小路有的地方铺了石板，有的地方是泥土，有的地方是上坡，有的地方是下坡，平路却很少。因为小路是人手和牛共用的，牛的重量太大，久而久之有的石板板被牛踩酥了，到处都是坑坑洼洼。天晴还好走，要是下雨天，特别是雨下久了，路上全是烂泥，难走如行走了。如果赤脚走，路太滑，寸步难行；如果穿胶鞋走，走不了多远，胶鞋的鼻孔眼眼都看不见了，全是稀泥巴。只有穿上雨靴才比较好走，可是那时能穿上雨靴是很奢侈的。

家在半坡上，上面没有水井，水井在坡下的稻田边，离家有300多米，挑水几乎都是走上坡路。不管刮风下雨，天一擦黑，收工了，大人们就忙着挑水，把水缸装得满满的，这样才够一天的生活用水。挑水大军

上上下下，来来往往，络绎不绝。那时我家挑水的任务自然落在父亲的身上。他挑着90来斤的水一步一步地在小路上往上挪，每挪一步都喘着粗气，发出呼呼的声音，额头上爬满了汗珠，脸胀得红彤彤的。这在我眼前构成了一道令人心碎的风景线。

家乡的小路啊，留下了无数的脚印，洒满了饱含艰辛的汗水，也飘洒着童年的欢乐，放飞金色的梦想。小路旁边的田边角栽满了桃树、杏树、李树。春天，粉红的桃花、白里透红的杏花、洁白的李花次第开放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菜花和野花，争奇斗艳，把小路打扮得花枝招展。花丛中蝴蝶扇动着翅膀，自由地飞来飞去，恋恋不舍。黄鹂也飞来凑热闹，放声歌唱，好像是故意来气蝴蝶的，因为蝴蝶只会舞蹈，不会唱歌。我们这些小孩走在小路上，走在花丛中，走在春风里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空气里夹杂着淡淡的花香，真是心旷神怡，得意洋洋。夏天，桃树上挂满了鲜红的桃子，杏树上挂满了金黄的杏子，李树上堆满了灰白的李子。不管哪家果子，我们都以摘下来吃，大人是不会责备的。每棵树上的果子好都要去尝，哪棵树上的果子好吃就要遭殃，树干被我们爬得光光的，树枝被我们弄得东倒西歪，惨不忍睹。

# 家乡的小路(散文)

■杨三坡

备的。每棵树上的果子好都要去尝，哪棵树上的果子好吃就要遭殃，树干被我们爬得光光的，树枝被我们弄得东倒西歪，惨不忍睹。